

我与寒川学长（下）

——从寒川的3本近作谈起

时，寒川学长发信息告知出版社刚送来样稿做第2校，他得在新年期间仔细校阅。

（二）

寒川学长不仅是我的华中学长，我和他也是来自同一间小学：崇福学校（当年就读时校名还是崇福女学校，颇感尴尬！）；但是彼此相知相熟却迟至70年代中大家都在职场时！

寒川学长很照顾我这个学弟（据知他对其他年轻写作者亦是如此），经常鼓励我多写；1976年时，更让我在他主编的《民众报》里刊登我撰写的短篇小说。初提拙笔写小说，颇感吃力，但在寒川学长的鼓励和鞭策下，终于完成那不成熟的“短篇”，见于1976年7月30日起连续9期刊载于《民众报》，篇名是《枯槁的园圃》，也是用“林野”的笔名。

这个“短篇”后来也收录在2011年4月21日出版的拙作《红尘拾遗》一书的第83页到第102页里。

寒川学长在给我的《红尘拾遗》写《序》时提到书中收录的《昔日岗上今朝情》是这么说的：“《红尘拾遗》中尚有一篇《昔日岗上今朝

情》，是我在1999年主编《华岗依旧》时，林野兄仗义相助，应邀所写的一篇山岗学习生活回忆录……。”

其实，“仗义相助”倒是不敢当，只是学长厚爱，自当献醜！而让我印象深刻和感激的是，当《华岗依旧》出版及新书发布会时，我身在新西兰作“寓公”，也不知道会否返回，但是，寒川学长却留了一本，等我回来交给我。一年半后回来，碰面时寒川学长双手交来，深感谢意！

（三）

寒川学长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文人，他不仅驰骋于狮岛文坛，是此地文艺团体，例如70年代的“岛屿文化社”、8、90年代的“新加坡文艺协会”，以及“锡山艺术中心”等等的中坚份子，协助推动文艺，不遗余力。

寒川学长活跃于世界华文文坛，在他向当时的世华秘书长符兆祥先生大力推荐下，“新加坡文艺协会”和“锡山艺术中心”，分别于2004年与2006年起，受邀参与“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。他协助推动新加坡文艺发展，却低调做事，要不是“南

安艺文社”社长李成利博士有一次提起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呢！

而作为“印尼女婿”，寒川在印尼严禁华文进口的年代，敢于“走私”华文书刊，敢于在1998年8月“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上怒斥印尼排华，以及在推动印尼华文写作和出版，甚至东盟各国的华文写作与出版也是不遗余力，被誉为“印华文学的功臣”；他也先后无偿为印尼《国际日报》统筹《东盟文艺》（2010年5月18日迄今）、《印华日报》主编《东盟园地》（2014年10月18日迄今），孜孜而不言倦！

寒川祖籍金门，5岁来新，台湾著名报导文学作家杨树清说：“寒川是南洋的金门籍作家中，作品原乡情愫表达最浓烈的一位。”在寒川已出版的20多部著作里，便有《古厝》、《金门系列》、《文学回原乡》等五、六部有关金门原乡的作品。

寒川与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亚细安国家或地区，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友都有往来，作品都有他的“笔迹”，说他是

一位“跨地域的诗人”并不为过。

要写“寒川”，三言两语是无法尽

详；要说“寒川”，岂是一朝一夕得了！

（2022年1月26日写于望梅小筑）



寒川在1998年8月“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上，怒斥印尼排华



秉承“自强不息”（校训）的精神，寒川“爱我华中”，迄今为校友会服务30多年，无怨无悔



华中人。前排左一为林野，前排右三为寒川。